

解剖刀

應鳳凰

昨日之怒，張系國著，洪範書店印行。

「昨日之怒」是一部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。文筆洗鍊，情節高潮迭起。若僅僅站在讀小說的立場，它的精采與流暢，已使人愈讀愈不忍釋手。

何況「昨日之怒」有另一個更重大的意義：它為某一段中國歷史，作了忠實的見證，也替一羣熱血的中國青年，留下一段可貴的記錄。

中國歷史幾千年，可歌可泣的事件可說是不勝枚舉。然而，這些極感人的史事，能永恆在文學天空裏星光閃爍的，有多少呢？莎士比亞的文才，使他們的歷史皇帝如「亨利第六」，到今天仍閃亮在英國文學的天空裏。比如我們老百姓都認識關公、曹操等等，却不一定知道他們生長在哪一朝哪一代。這得感謝羅貫中有一枝文學的彩筆，是他，才使「三國」的人物及時代背景，直到今天仍然那麼活潑、豐富、而且色彩鮮明。

「昨日之怒」的人物及背景，寫的是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一段演變及經過。從這運動的演變裏，「一些左右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問題，清楚呈現出來」，所以作者在後記上說：「我已儘可能忠實的記載下我所看到的海外釣運的演變。對這次愛國運動功過最後的判斷，應該由讀者來做決定」。

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來，「昨日之怒」對歷史事件的記敘，是相當客觀的；作為小說的筆法，也非常正確。難得張系國有這點高超的文學技巧，把一件政治運動，描寫得脈絡分明，有條不紊。

羣衆運動，尤其在海外，不論它的人物、場景，以及這許多人的作法、想法，可想而知有多麼的零亂與複雜。張系國的筆却有如一把鋒銳的解剖刀，一層一層，一刀一刀的剝開來，異時異地的一段歷史運動，即清楚呈現在眼前。

所以說「昨日之怒」的完成，揭開了一層隔膜，使國內人士，免除了或因新聞報導不足，而對海外青年運動有所誤解。更進一步使國內青年學子，因而對海外青年的思想行為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張系國說：

「我請讀者不要把『昨日之怒』當成文學作品看。……我不是藝術家，也無能力寫傳世不朽的作品。『昨日之怒』只能算是個人對中國青年政治運動的一個詮釋，並無藝術價值——而且恐怕也不符合任何文藝路線。」

其實不符合什麼文藝路線，並不很重要，而個人以為「昨日之怒」的小說本身，就是一件可取的「藝術品」。單看它全書所分的五個章次，章目分別是「小雪、驚蟄、芒種、秋分、降霜」，作者很別緻的將節氣名稱用在回目上，使得全書結構完整，而且技巧圓熟。

也就因為「昨日之怒」是完好的藝術作品，所以這羣海外青年的一段政治活動，才不會被時間的洪流所淹蓋。「青年創造時代」，也只有好的文學作品才是最真實、最可貴的時代記錄。